

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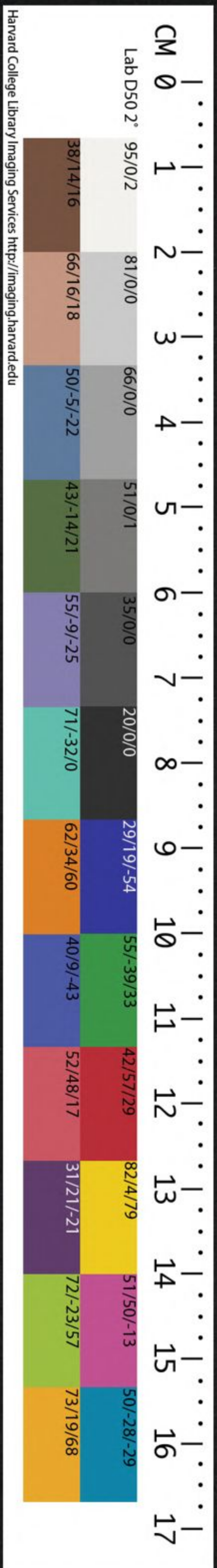
卷九十七之一百



8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後漢書卷九十七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書錄 漢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

塗異也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

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

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

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

其志流

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

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

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

於植治之於叔末澆訛王道陵缺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而猶

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

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褫猶奪也音直紙反

廝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

于召陵此強梁褫氣也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

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

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至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廝臺解情也並見左傳

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及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

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

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

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

史記曰楚惠王言莊舄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士之飾巧

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辨詐謀以釣利

於秦也賈誼過秦論曰羸糧而景從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

留其敝不能及及漢祖杖劔武夫教興憲令寬賒文禮

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

萬曆二十四年刊

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輕死重氣怨惠必讎

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

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

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於石渠閣講論六

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及伐之劉歆書曰黨

同門妒道真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

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雖中興

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

關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

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姦直之風於斯行

矣姦狠也音刑鼎反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

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

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

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

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反

遂各樹朋徒漸成充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

璿亦委功曹岑晳音質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璿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璿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磐牙境界璿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

子禁怙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晳勸使捕子禁付死獄笞殺之桓帝徵璿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

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儀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

之名聞於海內也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賈偉節為其冠冠猶首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

韓無忌號公族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

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

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

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誹謗也

蒼頡篇曰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

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

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萬曆二十一年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

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希望也標榜猶

相稱揚也榜與榜同古字通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

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

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八

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

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

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

也道引也宗謂所宗仰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

王章為八厨蕃姓也音皮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

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

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

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

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踈耽

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壇共為部黨

而儉為之魁壇除地於中為壇壇音禪魁大帥也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

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

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

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

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

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貌也史

記曰睚眦之隙必報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

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

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

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

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

功總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上言禮從

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

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帝

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

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

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

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慮李膺張儉海

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

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

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傳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暉舉淑賢良方正。

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卽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傳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爲太尉。漢儀曰：脩字伯游。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亢，高也。唯以同

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

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

太守脩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人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轉

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

懾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痍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以公事免官

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南陽樊陵求

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

者所羞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

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

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

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

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

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

羊元羣罷北海郡減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

以歸溷軒屋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

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

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

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

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

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

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惰之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疆敵提抱鼓以動百萬之眾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答以四臣

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

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

豈特十一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脊竊見左校施

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

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

肆陳也

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

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

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膺等投身疆禦**

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

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

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

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

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
石拜為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
宣帝懲張敞於

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
緄前討蠻荆均吉

南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獫狁今特征伐蠻荆

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
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以比之
祐數臨督

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曼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鴈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鴈寡不畏疆禦

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

上解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之象震為動為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
乞原膺等以備

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

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

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

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

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

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禮云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
禮云

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張
昔仲尼為

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

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踵特

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

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

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

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積弛膺獨

持風裁以聲名自高裁音才 伐反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

龍門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二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

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

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

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耿弇傳豈有罪名不

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

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靈紀也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

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

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汗穢朝廷以朝廷為汗穢

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

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

岵瞻望惟日為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為喻也知以直道不容

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

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鼎臣即陳蕃人

鬼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

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夷之初日明而未

融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曰乎以膺

萬曆二十四年刊

黜故喻 虹蜺揚輝棄和取同 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之也 惑弃和謂弃君子同小人

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 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

謂休廢而否塞智者見險投以遠害 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君子以險德避難不可

可榮雖匱人望內合私願 匱乏也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

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

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

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

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鈎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

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

僕登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

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馬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

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

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

及於譴殺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

名籍苟安而已 劉放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遂自表免歸

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 謝承書瓚作珪初曹操徵時瓚

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

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

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傳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
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
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
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
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太守王昱
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
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
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
哉秋之爲氣也蟬寂寞而
無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
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

近乎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
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
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旣起免歸本郡與李膺
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
喬故言亦也後
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傳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

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
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

室胤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
尚書仕郡爲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
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
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
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
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

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
無滯為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
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
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
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寃結政為三河表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
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
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
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
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屏息也祐移書所

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

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

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

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解見和帝紀延陵

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寧子之如愚遠瑗字伯玉寧子名俞並衛大夫

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

不茂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劭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

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

祐為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

不及禍

魏朗傳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

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遂

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

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

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

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多行非法朗與

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

中猶中傷

會九真賊起乃共薦

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勵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

恒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

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

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

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愾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

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圻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

著書

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傳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

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

比門猶並門也

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

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

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
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
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須變
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
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纒
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
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
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
性命弟柰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
未解而卒

宗慈傳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舉
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
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
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傳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

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

初察孝

廉歷慎令貝丘長

慎縣屬汝南郡貝丘縣屬清河郡

皆以郡守非其人

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
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

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

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

少

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

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

讓節儉此為四行也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

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

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

版劬也

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

格正也

今成其去就之名

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

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

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

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吏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

滂奏

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

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

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

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其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裁音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修誣言鉤黨鉤引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

帝

帝謂天也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

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

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

頭暴於階下

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

木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

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

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

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

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

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

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

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

禮曰木在足曰桎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

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同囚鄉人殷陶黃

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

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

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

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

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於是

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

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也建寧

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

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驛舍也音知戀反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

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

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合

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

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存故龍舒侯相也

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

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復求壽考

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
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
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

前書班固曰振拔汗塗跨騰風雲也

蘊義生風

以鼓動流俗

周易曰鼓以動之

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振

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
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

尹勳傳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

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執
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
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
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
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傳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以禮

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
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
茂才行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

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荅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卽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傳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家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

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未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傳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張耳大梁人也高祖

立爲趙王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

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

覽家在防東

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殘暴百姓所為不軌

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過絕章表並不得通

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

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

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

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

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

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

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

明廷猶明府言不執

儉得義之半也

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

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

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

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

資計差温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

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

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

入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遣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季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

布逃亡朱家甘罪

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

濮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而張儉見怒時王

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

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

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

其身沒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暉傳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父像為南郡太守以

貪叨誅死方言曰叨殘也暉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

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

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

太學受業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

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

曰董督也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高名請為

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劉攽曰案文多一瑨委中字吏又當作史

心暉收褻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

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

得顯位恃其技巧用執縱橫暉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

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

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璿下獄死眚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傳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末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

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傳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

褒成侯

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

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君薨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

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

家學尚書

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

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

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傳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

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

少受業

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進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

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檀敷傳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

瑕丘今兗州縣

少為諸生家貧而

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

蒙縣

屬梁國

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

年八十卒于家

劉儒傳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

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

郭林宗常謂

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

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

察孝廉舉高第遷侍中桓帝時

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

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

事下獄自殺

賈彪傳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

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新息今豫州縣小民

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

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

就發處案驗也

而掾吏欲

引南

劉放曰案文吏當作史說處具前

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

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

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

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

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

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

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

門不納時人望之

望怨也

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相視也左傳之文也

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

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顥傳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少遊學

洛陽顥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

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顥往候之偉

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醊其墓醊祭酹也音行歲反及

陳蕃李膺之敗顥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

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劉放曰

案文問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祗在汝南則無袁荆問字不當云荆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荆州

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

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論德宣譽曰奔走也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

顥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扃者為求援救以

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

衆及黨錮解顥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顥之長

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顥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

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顥以它事為卓所繫

憂憤而卒初顥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

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賴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

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屍而葬之爽之冢傍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

說文曰

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

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諭被李膺等

與宦豎不同

故相憎疾 蘭猶無並銷長相傾

蘭猶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易否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曰高下相傾也

徒恨芳膏煎

灼燈明

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後漢書卷九十七終

後漢書卷九十八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太鄭公業之名亦同也

太原界休人也

界休

今汾州縣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

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

筓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善談論美言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

之遂相友善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

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

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

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

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

雨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為之

造幅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

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

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禮記曰儒有

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林宗

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

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

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

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詩

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

千餘人皆來會葬

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目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

千里負笈荷檐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

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

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

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

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

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

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

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

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

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

著之篇末

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

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

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

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

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曰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

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

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

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遽瑗顏回尚不能無兵乎秦君以為然也駟音子郎反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九十八

列傳

三

過况其餘乎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

顏回好學不貳過

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

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

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

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

容獨危坐愈恭林

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也

草麓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

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也

客居太

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

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

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

士即門卒

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

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

為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

謝承書乙作文

扶風人也性輕悍喜與人報讎為

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

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
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

患之

謝承書曰淑為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

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

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吊既而鉅

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
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
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
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

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
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
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
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
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
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
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
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

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

季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

難徵徵明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鑒惟

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為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

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也恂恂善導

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傳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

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

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

褻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褻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膺每捧手歎

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

李膺由是知名右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

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

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

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

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遺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

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

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異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

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

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

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

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

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佃音曹謝

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佃為上計吏袁山松

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

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

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

行志但卽土埋藏而已

謝承書曰：賴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

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

辭。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

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傳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

輿音預。

少峻名節，好人倫，多

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

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

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璆音求，又巨秋反。

府中聞子將

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

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

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

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

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

已目。

命品藻為題目。

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

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

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

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

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

睦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

叙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

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

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

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

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

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

遂復投楊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

寓士寓寄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

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今

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

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

耻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不仕也

贊曰...
書卷九十八終

後漢書卷九十九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竇武傳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
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
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為貴人
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

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
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
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
路勻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
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
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
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末康元年上
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
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
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

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

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孫冀

寇榮鄧萬代見桓紀也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

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

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

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卽胡亥趙高之變

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壻閭樂弒胡亥於望夷宮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

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

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

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

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
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即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
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
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本反劉祐魏朗劉矩尹勳
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苑康楊喬
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
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
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
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
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

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實由善

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丈反帝不

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

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

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

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拜

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為聞

喜侯子機涓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鄂侯遷步兵校尉紹

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

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
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
海內百姓凶凶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
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為尚
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
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
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川
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
頸企踵思奮其智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
平責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台策戮力唯德
是建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會五月日食蕃復

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

元帝時奄人石顯為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

自殺也

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

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

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

女尚書內官也夫人

即趙嬖

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

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

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凶凶正以此

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

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

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

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音淫允豫不定也故事又不發至八月太

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

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

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

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

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

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

樂尚書鄭颺音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

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璠雜考颺辭

達及曹節王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

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

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

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

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

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

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

檠信閉諸禁門檠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檠

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

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

殺之遂害勲出鄭颺還共劫太后奪璽書劉邠曰案太后所守非

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 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

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 道複音使鄭颺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

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

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及盡力者封侯

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

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

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日

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

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

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

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

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織織

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硲案易曰拔茅連茹茅

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

並見廢錮茅田一項言羣賢眾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

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織織言姦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

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

禁錮也後年硲者陳蕃竇武等誅天 收捕宗親賓客姻

下大壞也硲音苦教反硲猶惡也 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

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

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

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

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已子而使

萬曆二十四年刊

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實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州。

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為流矢所中。

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

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藜生曰榛。徑至喪所。

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喆屈。喆音丘，吉反。若哀泣之容，有

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尚書曰：亳有祥。騰字子

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

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

即為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荆州，故請以刺史

比司隸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

掾同也。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

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温之弟也。漢官儀曰：温字伯慎，穰人也。封玄鄉侯。太史奏

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温笞殺於市而厭之。

何進傳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

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川太

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

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大將軍，率

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

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也

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

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

迎於成臯拜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

涼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

太公六韜

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

虎韜備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

曰吾欲令三軍之眾親其將如父母可以威厭四方進

以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

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

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

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

禮畢帝躬擐甲介馬

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

稱無上將軍行陳三

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

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

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

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

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

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

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
 東擊徐充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
 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
 佻無威儀不可為人主前書曰佻輕也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
 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
 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
 協及進從外人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
 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僂疾也音任覽反因稱疾
 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
 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

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

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

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

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為司徒司

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空孫湯為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

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顥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

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

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與

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

萬曆二十四年刊

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

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曰雅申及甫雅周之翰

今大行在前殿

有論故稱大行也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兵

多一宜字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

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

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

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

也詩曰本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

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

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

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

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

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

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

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

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官即鹿猶縱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

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

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

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

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

人以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大阿授楚以柄功必不成祗為亂階進不

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

王匡東發其郡强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

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

也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

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

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

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

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引紹為司隸校尉假

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

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

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

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

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

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
 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
 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
 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唯思
 也念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
 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
 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
 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
 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省欵音許物
 及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

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
 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
 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憤憤亂也先帝嘗
 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鳩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
 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
 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
 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
 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
 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
 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

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
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
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
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闕因將太
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複音福
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
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
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
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
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讎乎進素有

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
都尉曼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
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

後得免者二千餘人

○劉攽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

得免者二千餘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

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

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

門奔小平津

穀門洛城北

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

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
後貢至手劔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
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

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

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頽

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傳有餘蓋天敗也

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與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

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公將與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房

上僭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

離凶困代更也

後漢書卷九十九終

後漢書卷一百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鄭太傅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

州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

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

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

業為尚書侍郎

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遷侍御史進將誅闡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

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狀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

借音子夜反

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

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

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

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

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顥共說卓

以袁紹為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

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眾多益

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

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

詭猶詐也非謂無

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略陳

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

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

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

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

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

卓孟

名坐不闕堂

言不妄視也

孔公緒

孔

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枯者

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

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

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悍勇未有孟

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鮫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

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舡人怒以楫撻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腹

目視舡人髮植目裂舡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聊城

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

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

恃眾怙力怙亦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也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

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

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挾持也况其壯勇之士

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疆勇百姓所

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

八種並見西羌傳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

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

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眾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執猶以

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

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

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

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邴原清高直亮

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

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疆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

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

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

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三年及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况今德

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

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

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

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

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

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

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

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顥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顥等被

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

未至官道卒年四十二

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

帝師位至侍中

前漢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昱傳

父伯太山都尉融幼

有異才

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

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

李膺

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

同也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

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

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

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

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

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

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坐中以告煒煒曰

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

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

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

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刊削

削去告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抵歸也融家

也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謂

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後事

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

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

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

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

音宜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

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

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

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

乃孝反

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
通融卽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私遣劍客
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

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

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將軍若造怨

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
廣於天下進然之旣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
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
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
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
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

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

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

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

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璆音巨秋反又

音求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

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

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歛葬之時黃巾復來侵

暴融乃出屯都昌

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

爲賊管亥所

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

吳志慈字

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爲管亥所圍慈從遼東

還毋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

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

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

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也迄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

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

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

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初太傅馬日磾奉

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

斃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

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促乎從

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

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寧輯東夏輯和而曲媚姦臣

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所上章表及署補用皆以日磾名為首也附

下罔上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以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昔國

萬曆二十一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

列傳

七

二

佐當晉軍而不撓

公羊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甌及

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敵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甌請諾使反魯衛之侵請諾

使耕者東西其敵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請再

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

刃而正色

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

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

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礪

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

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

公羊

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

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

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

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

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敦龐杜預注龐厚大也

吏端刑

清

端直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

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

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

殘其支體而棄廢之

非所謂與時消

息者也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

尚書

曰紂斲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

夫九牧之地千八

百君

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也

若各刑一人是下

常有千八百紂也

○劉放曰案文少一天字

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

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

沙亂齊

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

公以夙沙衛易已

伊戾禍宋

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座知之請野享之公使

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馳而告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曰太子

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

趙高英布為世大患

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

宮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劫殺胡亥卒亡秦也前

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為羣盜及屬項羽

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

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

左傳初鬻權彊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

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別楚人以為大閹君子曰鬻權君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紕君於善

信

如卞和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也刑

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刑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

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刑王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琴操曰

進寶得刑足離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

智如孫臏

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

涓事魏惠王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攻韓

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

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

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

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矣

冤如

巷伯

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

才如史遷

李陵為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報漢遂被下蠶室宮刑後乃著史記

達如子政

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命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

奇其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國語中

是太甲之思庸

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

穆公之霸秦

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因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

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為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

詩

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

陳湯之都賴

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發諸國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

尚之守邊

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為郎為言文帝赦尚復為雲

中守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攻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

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

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

祀天地擬斥乘輿

斥指也

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

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

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

謂體

國家之

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

大體也

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

謂體

老子曰天下神

陛級縣遠祿位限絕

器不可為也

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

也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

也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

也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

萌形見也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

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乎貴臣

之近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縮酒杜預注曰包裏束也茅青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

公羊傳成公元年秋三師敗績于賀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以

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高岸天

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矣

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

丘陵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篚竹器如筐也書曰厥篚玄纁璣組

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

淵藪書曰今商王受亡道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泉府藪澤也

也部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

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桑落瓦解其執可

見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

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子帝傷其早歿欲為脩四

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

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

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

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梁懷王相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為皇太

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壩地自殺齊懷王閔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臣賢案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

萬曆一十四年刊

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為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
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融家傳及本
傳皆作公此為未聞前朝脩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
王者亦誤也

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冲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

號諡者宜稱上恩稱音尺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

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

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

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

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始

取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妲音丁未

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眾庶武王剋殷斬

傳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

操討烏桓建安十三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

肅慎氏不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百蠻

肅慎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

狀如荊葉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

如榆也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飢兵興操表制

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

禮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

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竟不千鍾無以建太

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尼鴻門非豕肩鍾酒

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

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
不舖糟歎醜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
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
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
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
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
疑但惜穀耳非也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
以亡王為戒也

宥多致乖忤偏邪跌宕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

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操疑

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

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郝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

虞浦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
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

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承
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

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

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以伯禹為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

益為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

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龍史記曰於是禹與九韶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若齊

之樂致異物鳳皇來儀代君居牀以待賊西漢紀破家為國若嬰離焚妻子以

信乘黃屋誑楚之類也破家為國若嬰離焚妻子以

以從漢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史記

之類也餐之德必償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為

睚眦之怨必報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七國及以誅錯為名袁盎素

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景帝遂斬錯

也也屈原悼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為三閭大夫

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死於彭

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讒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彭

萬曆一十四年刊

寵傾亂起自朱浮

朱浮與寵不相能數

鄧禹威損失於

宗馮

鄧禹征赤眉令宗欽馮惜守洵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擊禹今流俗本宗誤作宋也

由

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

音余昔廉藺小國

之臣猶能相下

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覬池歸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為

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相負荆謝之相與為刎頸之友事見史記

寇賈倉卒武

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升伯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

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為相也

夫立大操者豈累細

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

介猶帶芥也公法雖平私情為

帶芥者也

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

而起

憮音舞憮失意貌也

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

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

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

法論田及兵之法也

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

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

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

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

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

報曰猥惠書教

猥曲也

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

山陽

與魯郡相鄰比

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

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權欣

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

宣子趙盾諡也

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曲河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

閻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

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

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

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眾也孫卿子曰昆蟲亦有知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

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此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

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

不和矣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性既

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韓信貧賤淮陰少年榆

次之辱史記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不知貶毀之於

已猶蚊蚋之過也蚊音文蚋音虫蚊蚋子產謂人心不

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或矜執者欲

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

也鑪累土為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鑪故

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閻

焉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

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

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待仰人而

食今穀有樹瓠者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
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
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對吾
無以此瓠為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亦無益人
國亦堅瓠之類

它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郝為故吏融所推進

趙衰之拔卻縠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不輕公叔

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行與文子同

語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已同愛郝慮雖懿伯

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

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况恃舊交

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

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

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賓客日盈其門

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

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

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

老成人尚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

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

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

郝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

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

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

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

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

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

督所殺其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

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又融為九列不遵朝議禿

巾微行謂不加憤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襦衡跌蕩放言跌蕩

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

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說文曰瓶正

似正而高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

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

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碁融被收而不動左右

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

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

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

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

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及

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

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

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

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樂布梁人也

為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

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故上書頌之

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

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舒解

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高志

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忤逆也故使移鼎之迹事

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傳篡位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丕受禪

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

哉員即劓字音五丸反前書音義曰劓謂劓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

也賈誼曰惛惛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惛惛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荀彧傳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彧作郁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

郎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父緄為濟南相緄音古本反緄畏憚

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畧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轉

或以妻 或或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顥名知人

見或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

令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亢父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

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山也或

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

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力反鄉人多懷

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或乃獨將宗

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或比至冀

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或以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

數計數也○劉放曰案文但云明有意數不成文史筆不如此蓋有一聰字見漢室崩亂每

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

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

子房也比之張良以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

鎮東司馬與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縣名屬齊東郡

今濰州縣也甄今作郵音絹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略

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

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或譎詐也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

擊陶謙宜亟供軍實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

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或或將

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 列傳 廿七

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

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

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

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

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

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

焉三城謂甄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

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拒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

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

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

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此實天下之要地

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

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穡穀以

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

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

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為守

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

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

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

之執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

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

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

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未可卒

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

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於温殺之於隰城

遂定霸業天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

下服從也柳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

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

為發喪兵自天子蒙塵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將

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

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乃汝也今鑿駕旋軫鄭玄

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

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

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

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

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或為侍中守

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或又

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或曰公達非常

人吾得與計事及鍾繇郭嘉魏志嘉字奉孝潁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

天下當何憂哉器之早卒大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

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

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陳羣杜襲襲字子緒潁川人荀彧薦襲

國建為侍中司馬懿戲志才等皆稱其舉唯嚴象懿字仲達

為楊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

韋康為涼州後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

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袁紹既兼河朔之地

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而復反操與戰軍敗為流矢所

中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饕餮放橫父嵩乞匄攜養操贅闖遺醜並

詞也倨慢之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彧彧量

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

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眾以攻許操與

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彧曰袁

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

人多奇許攸字子遠人天姿瓌傑權略審配逢紀盡忠之臣配字正南魏郡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

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信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

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

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

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彧之籌事在袁紹傳操保官度

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與紹連戰

雖勝而兵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致紹師也致猶至也兵法

萬曆二十四年刊

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執屈也高祖

與項羽於滎陽成臯間又相持不決後羽請鴻溝以公以

十分居一之衆言與紹衆寡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鄒陽曰畫地

而不敢犯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搃音厄搃謂捉持之也情見執

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

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

年操以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

表以計問或或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定

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也乘虛以出則公

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

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

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

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

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

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

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

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

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十

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

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往之便遠恢進討之

略恢六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微其軍實微邀也音

古堯反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

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

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旂克平四州謂冀青幽并也向使

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

以自百各規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以喪氣沮止也有必敗之形

無一捷之執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

踰越江沔沔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為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彧

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

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

功臣多不服高祖云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

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

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効足

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侔等也臣誠惜

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

也或深辭讓操誓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左傳介子推晉文公臣况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

邪操不專功欲分功於彧也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

萬曆二十四年刊

忍為也

將為聖人達節之義乎

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

於是增封千

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司

或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

或使荀

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或所策或

曰今華夏以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

以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

魏志操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

年董昭等

昭字公仁濟陰人也

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

禮含文嘉

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

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

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輅

大旂夏后氏之璜封谷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密以訪或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

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

禮記

請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

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扞

之重下建副二之任

燕苴曰臣素甲賤擢之閭伍之中

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

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

之義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

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臣

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

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

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

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以為重書奏帝

從之遂以或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

列傳

三十四

三五

須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或

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

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公二殺董承帝方

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恐事覺欲自

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

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謂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

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齎璽書犒軍飲享禮畢或請問太

祖知或欲言揖而遣之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燕樂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謂祭祖神之日因為燕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祀以為祖神漢以午日祀

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諡曰敬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懸矣

趙岐注孟子曰倒懸猶困苦也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間關猶展轉也

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

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言或本心不背漢也誠仁為已任期紆

人於倉卒也紆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

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

備智筭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

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

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二百 川專 三

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

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方時

運之屯遘易曰屯如遘如遘音竹連反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執

彊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並

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以對卓揮金僚朋

揮散也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逸縱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

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竟誰佐也或

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後漢書卷一百終

